

“胡人”与文明交流纵横谈

芮传明 / 著





UN
丝绸之路博物馆
SILK ROAD MUSEUM

“胡人”与文明交流纵横谈

芮传明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人”与文明交流纵横谈 / 芮传明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丝瓷之路博览)

ISBN 978 - 7 - 100 - 12149 - 1

I. ①胡… II. ①芮… III. ①古代民族—民族历史—
研究—中国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7654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胡人”与文明交流纵横谈

芮传明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潮河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149 - 1

2016年6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1/4

定价: 48.00 元

主 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

顾 问：陈高华

特邀主编：钱 江

主 编：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助理：李艳玲

编者的话

《丝瓷之路博览》是一套普及丛书，试图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向广大读者介绍稳定可靠的古代中外关系史知识。

由于涉及形形色色的文化背景，故古代中外关系史可说是一个非常艰深的研究领域，成果不易为一般读者掌握和利用。但这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领域，从浩瀚的大海直至无垠的沙漠，一代又一代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活剧。既有友好交往，又有诡诈博弈，时而风光旖旎，时而腥风血雨。数不清的人、事、物兴衰嬗递，前赴后继，可歌可泣，发人深省。毫无疑问，这些故事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本丛书是秉承《丝瓷之路》学刊理念而作。学刊将古代中外关系史领域划分为三大块：内陆欧亚史、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环太平洋史。欧亚大陆东端是太平洋，西端是地中海。地中海和中国之间既可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通过草原之路往来。出于叙事的方便，本丛书没有分成相应的三个系列，但种种传奇仍以此为主线铺陈故事，追古述今。我们殷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作者一起努力，让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2012 年秋

引 子

本书的主题是谈“胡人”，所以在此先对“胡人”做一个大致的界定。虽然古代的域外异族有时候也自称为“胡”，如匈奴单于曾自称“强胡”，以及“胡者，天之骄子”，但是一般而言，在中原汉人的心目中，“胡”都是对域外落后的非汉民族的鄙称。因此，本书将十分谨慎地使用“胡人”一名，以免无意中伤害了诸非汉民族。古籍对于域外诸族，大体上以他们居地的方位而采用若干专称，例如，“北胡”通常用以指称活动在中原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回纥、蒙古等；“东胡”一般指称原居地在今中国东三省地区的民族，如鲜卑、契丹、女真等；“西胡”的指称范围很大，凡是被认为源自“西域”的居民，均可被称为“西胡”。当然，构成“西胡”的主要成分是西亚的波斯人和中亚的粟特人。尽管似乎没有“南胡”的专称，但是对于南方的域外（特别是海上）民族，汉文古籍中也有大量的记载，如“昆仑奴”之类，是这些居民的专称之一。

在此要说明的另一点是，本书所谓的“域外”一词，只是就古代中原王朝的版图或普遍概念而言，并无明确的边界划

分，因而与现代的“中国疆域”概念迥然不同，如今天的新疆在古代通常都被视为域外地区。这是读者们必须清楚理解的。

可以十分肯定地断言，当现代中国人躺在十分舒适的靠椅中，吃着鲜美的葡萄，喝着可口的葡萄酒，欣赏着包括琵琶在内的动听的国乐时，或者偶然进入某个佛寺，虔诚地瞻仰种种佛与菩萨的威仪时，其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想到，在两千年，或者一千几百年前，中国还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景象和享受。相反地，那时候，这些景象只出现在被中国人鄙视的异域之地，唯有被国人看不起的胡人才拥有它们。如果人们得知，如今自己习以为常的两条腿管的裤子，在两千多年前竟也是胡人的专利品时，是不是会颇感意外，甚至有点不可思议呢？

然而，这一切都是历史的真实。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世界各地的其他胡人，其文明的发展都经历了既有独创，又有借鉴，更有融合的漫长过程。每个族群、每个社团乃至每个人，都离不开向他者的学习借鉴，完全独立和封闭的文明是不存在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当我们静思一番之后，多会情不自禁地莞尔而笑：今天的生活环境中，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哪一样不是充满了域外文明的因素呢？我们今天自恃为国粹的事物，往往只要回溯若干时间，便会发现这原来曾是胡人的文明，或者，至少包含了不少外来文化因素在内！

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的古典名著《西游记》，其实从古印度文化中借鉴了不少要素。如今民间崇拜万分的观音菩萨，

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前却是典型的男身。诸如此类的现象，都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早在近现代西方文明蜂拥入华之前，古代中国与域外文明的交流就已展开，还相当频繁。中国所汲取的某些外来文明，对于它嗣后的发展发挥了相当重要甚至关键性的影响，如马与马术的传入便是一例。

同样地，中土的物质、精神文明之外传，也促使域外的胡人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丝绸外销便是一例。在成百上千年的交流中，既有大量的胡文化输入中土及大量汉文明传播至域外，同时还有成千上万的胡人与汉人混杂相居，乃至通婚混血，致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胡汉终于成为一家。这类现象自古迄今始终存在，只是在不同时段，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于是，胡人以及中外交流便成了古代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或许，它们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进步仍然有着极富启发性的参考价值。因此，本书谈论的古代域外胡人及其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就具备了相当的积极意义。

目 录

第一章

帝君与骏马

- 第一节 周穆王西征与八骏 / 2
- 第二节 马战和射术成就了赵武灵王 / 10
- 第三节 天马来兮从西极 / 20
- 第四节 唐太宗的昭陵六骏与十骥 / 30

第二章

域外珍宝与商胡

- 第一节 中原所见的域外珍宝 / 40
- 第二节 胡商觅宝中土 / 49
- 第三节 胡僧识宝传奇 / 60
- 第四节 琉璃与瑟瑟的华化 / 68

第三章

誉满中土的域外植物和药料

- 第一节 美味的葡萄与葡萄酒 / 76
- 第二节 神奇的檀香 / 85





第三节 神圣的菩提树 / 94

第四节 安息香和臭阿魏 / 103

第四章

“胡人”带来的日用品

第一节 胡床不是真正的床 / 112

第二节 馄饨源自域外 / 121

第三节 棉花与棉布的引进 / 128

第四节 火浣布的传说和现实 / 138

第五章

沿着丝路传播的胡乐与胡伎

第一节 琵琶的传播和演变 / 148

第二节 胡乐、胡舞闹中土 / 158

第三节 足以乱真的幻术 / 167

第四节 惊心动魄的杂技 / 175

第六章

“胡人”与中国社会

第一节 域外人士与中土佛教的传播 / 184

第二节 摩尼教的影响和遗迹 / 193

第三节 “北胡”与中原王朝的战争及和平 / 202

第四节 丝绸之路上的奇特角色——粟特人 / 212

第一章



今天，马已是一种常见的家畜，虽然有些良种马仍要从国外引进，但马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已经很高。然而，在汉唐时代及以前，马却是胡人的特产，某些优质宝马甚至是胡人的专利。域外胡人用以与中土进行物物交换的最大宗商品便是马。所以，在上古、中古时期，马可以称得上是胡人与中土居民进行交流的最重要物品。下面，我们便来看看马与中国历代帝君的密切关系，亦即马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节 周穆王西征与八骏

周穆王是三千年前西周王朝的君主，西王母则据说是远居西域某地的美貌女神仙。穆王西巡，与这位女神仙聚会的故事，数千年来越传越神奇，脍炙人口，几至妇孺皆知。故事这样说道：周穆王率领大队人马，带着无数的财物和珍宝，一路西行，相继抵达西域的许多重要地区。

他在位的第十七年，来到昆仑之丘，拜访了居住在那里的西王母。穆王十分恭敬地手执白玉礼器，即圭（长条形，上尖下方），参见西王母，并且送了她几百匹上好的锦缎。西王母很礼貌地接受了这些珍贵的礼物，并于第二天在瑶池设宴款待周穆王。她亲自为穆王献歌，其辞道：“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大致的意思是：我在这高耸入云的大山中，与您的居地间隔着万水千山，祝愿您万寿无疆，日后还能前来相会。周穆王也很

动感情地答谢道：“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大致的意思是：我回到东方的故国后，将以王道治理天下，等到百姓全都安乐生活之后，我就会再来见您，估计三年以后，我会回到这里。

随后，周穆王在西王母的领地内游览了不少时日，他曾经到过最处西端的弇兹山（或崦嵫山），那里号称是太阳落入之处。穆王在弇兹山顶树立巨大石碑，亲书“西王母之山”，以表示对西王母的认可和赞扬。于是，西王母的居地与西周王朝俨然成了古代世界一西一东，遥遥相对的两个政权了。



今见于青海湖的西王母塑像



然而，有关西王母与周穆王的传说并未到此为止，因为另有传说声称，周穆王游昆仑山时，还喝过蜂山的石髓，吃过玉树的果子。他也到过西王母的中心居地群玉山，学得肉身羽升的仙术，因此后来西王母降临周朝王宫，与穆王一起腾云登天而去。更有甚者，如道教将西王母演变成了本教的重要神灵：她本是原始天王和太元玉女的女儿，名为九光元女，号“太真西王母”，后与“东王公”共理阴阳二气，养育天地，培植万物，还有个职责即是管理全宇宙的一切女仙，如此等等。不过，笔者在此不欲详细讨论这类美丽的传说，而是主要谈论周穆王西巡时使用的神奇交通工具——“八骏”。

周穆王，姓姬，名满，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帝君之一。他生活的年代是公元前11—前10世纪，是西周王朝的第五代君主，周昭王的儿子。周穆王的事迹，特别是他西巡异域的神奇故事，主要出自一本名为《穆天子传》的书。此书在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出土于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墓葬中，是诸多竹简中的一部分，与之同时面世的还有另一本著名的古书《竹书纪年》。虽然后人对于《穆天子传》是周代的古籍还是晋代的伪作颇多争论，但是学界越来越肯定的一点是，《穆天子传》在其貌似玄虚的描述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许多史实。因此，我们也可以从周穆王的西巡事迹中看

到先秦时期的中外交流。

据说，周昭王卒于出游南方的途中，于是由其子姬满继位，后世号为穆王。穆王即位之时，已经 50 岁。他年轻时就酷爱神仙之术，追求修道之途，一心想游遍天下，访求异人，成就仙道。既然王权在握，穆王就具备了最好的远游条件。他的交通工具即是名闻古今的八匹神驹，史称“八骏”，驾车者也是当时天下最优秀的驭夫造父。

穆王车驾的这八匹骏马，按《穆天子传》所载，分别号为赤骥、盗骊、白义、踰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乍看之下，这些名称到底意味着什么，不是十分清楚，不过，我们下文的分析将会显示，它们很可能是源自域外胡地的舶来品。另一方面，成书于较后时代（晋朝）的《拾遗记》对于这八骏的描绘，却是十分汉化了：第一匹骏马名为“绝地”，奔跑起来犹如浮光掠过，足不践土；第二匹骏马名为“翻羽”，奔跑的速度极快，乃至超越飞禽；第三匹骏马名为“奔霄”，一夜之间便能行程万里；第四匹骏马名为“越影”，能够追随着太阳的移动而行；第五匹骏马名为“踰辉”，其毛色鲜亮，犹如光芒一般；第六匹骏马名为“超光”，行走的速度不逊于光，奔跑起来一个实体可以带出十个身影；第七匹骏马名为“腾雾”，也是速度极快，令人产生腾云驾雾之感；



第八匹骏马名为“挟翼”，其身上长有肉翅。这八匹骏马轮流驾车，载着穆王游历天下。

虽然《拾遗记》所列的八骏名号似乎都可以顾名思义，想见它们奔跑迅速的特色，但是该书毕竟成书较晚，马名显然经过了汉人的修饰和想象，因此其原名恐怕当以《穆天子传》所载名号更为接近史实。不少中外学者都试图从这些称号的读音上指出它们最初出自胡语（非汉语）的发音，从而展现它们的域外文化因素。今挑选其中的一说，来简要地说明一下八骏与胡人的关系，此说是以古代突厥语作为马名之语源的。

首先，以盗骊为例。不同的汉文古籍记载了这种骏马的多个异名，例如，除了“盗骊”之外，还有“駢驪”、“桃驪”、“駢驪”等名，而其读音则都与 *taoli* 接近。显而易见，它们应该都是某种非汉语的音译名。虽然有人声称“骊”是黑色之意，而盗骊则是细颈之黑马，似乎这些名号具有汉文含义。但是实际上这只是对个别名号的顾名思义之说，若综观诸多异名，则只能得到音译的结论。

古代各突厥语方言如 *toruğ*、*doruğ*、*doru* 等，都意为栗色马、赤褐色马，这与盗骊的古代读音很接近，所以把盗骊看成是突厥语马名的译音，基本上是合乎道理的。另一方

面，即使按照汉文译名往往尽量兼顾音义的传统，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因为胡三省在解释《资治通鉴》“(姚)襄所乘骏马曰鬣眉騊”一语时说，黑而黄色称“鬣”，而“騊”与“鬣”在音、义两方面都是相通的。所以，盗騊一名暗含“黑而黄色”（即近似于栗色或赤褐色）的意思，其实是很清楚的。这样看来，把周穆王八骏之一的盗騊看做源自胡马的一种骏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其次，八骏之三的白义，在《列子》中称为“白牺”，在《拾遗记》中则称“奔霄”。虽然“奔霄”一名从词义上看，似乎有“夜行（万里）”之意，但是一旦与白义、白牺的读音相比较，就很像是音译名了。另一方面，如果再把它们与汉武帝得之于西域的神骏之名相比较，就更显出其胡源了：《史记》称，汉武帝远征大宛（约相当于今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之后，得到的千里马名为“蒲梢”；《汉书》也称，自从武帝开通西域之后，源自域外的蒲梢、龙文、鱼目、汗血等名马充满了中国王宫。而这一“蒲梢”在其他地方也被称为蒲骚、蒲梢等，充分证明了它是一音译名。

综观白义、白牺、奔霄、蒲梢、蒲骚、蒲梢等汉名，都可以是古突厥语 *bo:zat* 或者 *bo:zyunt*（灰色/深灰色的马）的近似读音。有迹象表明，古代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往往用